

命中注定
我们会爱上
同一个女孩
因为我们是孪生兄弟

殷慧芬长篇
小说系列

西郊别墅

QI HUI FEN CHANG PIAN XIAO SHU XIE LI
QI HUI FEN CHANG PIAN XIAO SHU XIE LI
QI HUI FEN CHANG PIAN XIAO SHU XIE LI

长江文艺出版社



西郊別墅

殷慧芬 著

DAN XIAO SHEUO XI LIE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郊别墅/殷慧芬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2

ISBN 7-5354-2324-8

I.西…

II.殷…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9942 号

责任编辑:尹志勇 责任校对:邓 薇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20 千字 印数:1—8000 册

I·1789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容简介

此小说言说了两代孪生子的爱情悲剧。

三十年前，一对孪生子爱上了同一个女孩，演绎了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悲剧，一曲兄弟相残的哀歌；

三十年后，又一对孪生子爱上同一个女孩，重复着父辈的路。

是偶然还是命中注定，然而这一切的确在西郊别墅中发生了……





作者简介

殷慧芬，1949年生于上海。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欲望的舞蹈》、《纪念》、《屋檐下的河流》、《吉庆里》和散文集《门栅情思》、长篇小说《苦情三部曲》等。

责任编辑：尹志勇

封面设计：王祥林

插曲 I

1963年的某个深夜，上海西郊一幢芬兰式别墅的花园里。

密密的灌木丛里踟躅着一个巨大的阴影。

身着深色大氅的男人突兀而现。惨淡的夜色下他的一双眼睛深沉、冷酷、急切。他像在寻觅什么，又像在倾听什么。四周是一片凄凉的寂静。

男人一步一步地摸索着，大氅在灌木枝中缓缓地掠过，发出细微的却又惊心动魄的声息。月光下，他突然仰起头来，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惧怕、惶惑、胆怯，仿佛石刻的阴沉的面壁达摩。他没有犹豫地走到一棵苹果树下，苹果树根深叶茂，笼罩着一片异样的宁静。他绕着树走了一圈，选择着他心目中的方位，他仿佛很茫然，很麻木，终于他停下来。他展开大氅，把他怀里的东西放在地上。这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

婴儿无声无息死了似的，静静地躺卧在黑夜中。男人没有任何表情地凝视着婴儿，然后他用一把铲子，开始用力地

掘土，随着泥土、草叶的搅动，空气变得潮湿阴湿起来，并且弥漫起一股墓地的恐怖气息。

一个小小的坑掘成了，沉沉夜色下，它仿佛是一个随时会消失的血盆大口，张开着等待，等待那可怕的填补物。

他把婴儿放进坑里，出神地看了一会儿。那婴儿依旧无声无息，弄不明白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慢慢地，他脸上浮起刀刻般的狰狞的笑纹，他不再犹豫，他举起铲子，铲了满满的一铲土，朝着婴儿覆盖下去……

风阴冷阴冷地在林子里流过，寂静中又仿佛有什么声息在悄悄移近，也许是树叶飘落，也许是什么小动物在蹑足潜行，慢慢靠近……

第 一 章

这是在柠柠的家庭派对上，在这个大记者的客厅里，你总能邂逅、认识一些有趣的不拘形迹的人物。

路迪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他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已经和这里所有的男士都跳过一曲了。他们一个个都心神不定，眼光迷乱，我希望不至于是我诱惑了他们。我对所有的女孩子都微笑注目，今晚她不会来妒忌我。在柠柠家的派对上，女孩的数目永远让男士感到供不应求。

“不要让自己成为多余的女人。”这是柠柠的格言。她把这格言传授与我，是因为她喜欢我。

我正当妙龄，我还没有 30 岁女人那种昙花一现的惶惑和忧虑。

我无所顾忌地享受着青春活力，我一无遗漏地参加各种各样的派对，着了魔似地旋转不已，我心血来潮地在深夜十二点打点行装，为的是领略夜航星空的神秘和紧张，我连着十天在一个夜总会上独坐，倾倒在小号的凄迷的旋律

中，由此获得了一个“小号情人”的美丽绰号。我忽而忧伤忽而欢乐，我对世界对生活爱得发狂，虽然我对它们一无所知。

“茵儿，今晚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柠柠附着我的脸颊悄声说。所有的人都叫我茵茵，就她别出心裁，仿佛她是红楼梦里的老祖宗似的。她满身珠光宝气光彩照人，假如去掉这些昂贵的首饰，她会更本色、更迷人。她30岁，她其实一点儿也不老，据说她每采访一个地方，第二天便会收到一大摞情书。可她海阔天空至今还没有一个可心的伴侣。

我嚼着香槟，我还没顾得上与柠柠答话，路迪就出现了。

他双手擎着许多漂亮的气球，浑身洋溢着一种节日的气息。一跨进大厅，他就松了手，那些色彩斑斓的气球立刻飘飘荡荡地浮游起来，给舞会带来了影影绰绰的迷离和兴奋。人们欢呼起来，拍着手，也有人雀跃着追逐气球。

我冷冷地打量着他，我不喜欢哗众取宠的人。他远远地站在一边儿，颇为自得地打量着眼前的彩球人影，他显然非常满意他带来的类似舞台的效果。但是无可否认，他很有男子汉的气派，他站在那里的身影矫健挺拔。他的眼光敏锐地扫射着四周，搜索似的，他触着了 my 目光。我莫名地心跳起来。

我似乎见过他。多么奇怪的感觉。

柠柠快步朝路迪走去。他们两个紧挨着说着什么，又亲热又随便，就在这时，音乐舒展而缠绵地响起来了，一个男士朝我伸出热情的手。我仪态万方地轻盈地走着，我穿着一袭黑色的长裙，我觉着自己仿佛一只梦寐中的黑蝴蝶，在厅堂里掠起几丝神秘和不安。我感觉有人在默默地注视我，那

眼光冷峻而忧郁。我知道他是谁，我骄傲而自由地旋舞着。被男人注目，尤其是被一个骄傲的不同寻常的男人注目，是一件快乐的事。

一曲终了，柠柠朝我走来。她走得袅袅婷婷。她看上去确实漂亮，怪不得她一直不结婚。这年头，漂亮的女人都不谈婚嫁，谁愿意把美丽的青春封锁起来呢。

“茵儿，你愿意我把路迪介绍给你吗？他正急着要我引荐给你呢！你这个小迷人精，老是独占春光！”柠柠靠近我热情地征询我的意见。

我撇了撇嘴。“对漂亮女孩大献殷勤是他的拿手好戏吧？”我问。我对自己在男人心目中的形象颇为自信。

“你知道什么！他是个独身主义者，谁也没听说过他有什么风流韵事。他年轻漂亮，家财万贯，有多少女孩子对他望尘莫及呢，可他好像缺乏热情，纯粹是个冷漠型的，尽管他礼貌周到。谁也猜不透他的心思……据说他的家是个神秘的古堡，那古堡里栖着三代独身男人，嗅不到一点女人的气息，他从来不邀请朋友去做客，他显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除此之外，他算得上是个豪爽有趣令人神往的男子汉。他是个发明专业户，去年一下子就申请了发明专利50个，他靠出卖专利的钱到欧洲去跑了一趟，他还是个旅游迷，他孤身一人闯荡过大西北，眼下他又成立了一个发明家信息咨询公司，他是他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关于他的公司，有许多离奇的传说……”

柠柠用最快的速度风卷残叶般地对我大吹了一通路迪。

“我可不想跟独身主义者打交道。我迫切向往的是利用我的青春美貌去俘虏一个漂亮男孩，让他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然后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我笑嘻嘻地回答柠柠，眼光却不由自主地扫向路迪。无可讳言，他激起我的好奇

心，而且我觉得他似曾相识。这感觉真强烈得令人不可思议。

“他可是拦不住的。你瞧，他朝我们走来了……喔，茵儿，你可别跟他饶舌编排我呀……我看，我再站在这儿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他一个劲儿地盯着你看，你也丝毫不让，我得冷眼旁观你们谁胜谁负！”

柠柠说完，一个轻盈的转身旋即消失在舞影灯波中。

没有了柠柠，我有点莫名的紧张。我想避开他溜走，我破天荒地有点儿怯意，他那么俊逸，那么自信，他像稳操胜券的军人。

可是，来不及了。他那低沉迷人的声音逼近了我。

“是‘小号情人’吗？早就耳闻大名了，果然青春媚人，光彩夺目。只是你眉心有一个小小的结，小姐，谁惹你生气了？我正患有堂吉诃德、达尔大尼央^①综合征，让我来挽救你脱离困境吧！”他伸手作了一个邀请我的动作，大厅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沙龙，又安静又温馨，是谈话的好去处。

我无从拒绝。他那么诙谐热情，彬彬有礼，我无法拒他于千里之外。柠柠她要我别编排别饶舌，可她自己倒好，什么“小号情人”啦等等，全都一股脑儿倒给路迪了。

“沉默就暗示着赞同。顺便说一说，你含而不露的风姿并不给人以老成的感觉，你在努力掩饰自己，你究竟担心什么？”我跟着他款款而行，他亲切地问我。迷蒙的灯光下，他的眼睛炯炯有神，闪烁着明亮的光彩。我慌乱的心顿时安静下来。

“因为我很少被引诱，我正寻思着如何从撒旦手中逃脱……”我做了一个调皮的手势，我改变策略以攻为守。这

^① 达尔大尼央：大仲马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主角。

时候我们已经在小沙龙里盘踞下来，两只沙发面对面的，像两个促膝谈心的朋友。

“我不是魔鬼。”他赶快举起双手声明，而后又说：“不过我会看手相、面相，我还精通许多巫术，比如门口挂一面镜子可以降妖驱魔，再比如你若恨一个人可以做一个类似的小布人，刺它的心，折它的腿，烤它的身子，那个仇人就会心落、断腿、丧命……”

“赶明儿我就去做个像你的小布人试试……你会后悔你泄漏的巫术的。”我扮了个得意的脸色，我已经一点儿也不紧张了。人与人之间就是这么奇怪，我与路迪一见如故。

“那我现在就求饶。我可受不了一个漂亮女孩和绣花针刺痛我的心。”路迪哈哈笑着，然后他注视我良久。他的目光大胆而直率，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这样看过我。我勇敢地迎视着他，我又一次觉得他似曾相识，这感觉难以驱散又无从记忆。

“你不觉得我的面相是异乎寻常的吗？是外星人吗？”我歪着头问，我得让他说话儿，否则我会沉不住气的。

“把手伸给我。”他轻率而不容拒绝地命令我。我顺从地把手伸给他，他正儿八经地看起我的手相来了。他预言我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命运。

“一个波澜起伏，一个平静如镜。说不清哪一种更好或者哪一种更坏……”路迪望着我说。

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怪脸对他说：“你是个模棱两可的中世纪的巫师。”

“……但是在这两条生命线之外，还有一条隐隐的虚线，它暗示着孤独、幽禁、离散，一种遁踪匿迹的退隐生活，它有一点禅味……”路迪他一点儿也不在乎我的调侃，继续严肃认真地贱卖他的“手相学”。

“这么说，我还有可能出家为尼啰？”我晃了晃脑袋，我觉得那些个禅呀佛的，它们远得离我们不可理喻。

“果真如此的话，全世界的男人都会失望的。”他放开我的手，目光炯炯地凝望着我。

我又一次感到心跳。他的眼睛明亮得出奇，要是校园里，它不知会迷倒多少女孩子？

学生时代，我们多么渴望英俊男人的目光凝眸呵，现在我们周围有的是男人，这可真有点遗憾。

柠柠向我们走来。她似乎一直在注意我们。

“你们不觉得相互占有太久了吗？”她夸张地嚷嚷着，飞了路迪一个漂亮的媚眼。“我们报社的玫瑰小姐，想采访路迪，不知路先生肯赏光吗？”柠柠指着前面沙发上的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孩说。

我认识玫瑰，一个洋娃娃似的讨人喜欢的女孩，文章写得也不赖。

“我和这个可爱而忧郁的‘小号情人’正准备下池跳支华尔兹呢！”路迪微笑着瞥了我一眼，而后挽着我摆出一副准备就绪的样子。

我没有这样的准备，可我脸上却若无其事，我与他配合得很好，事后我不得不承认，那阵子我和他一样，都不愿谁来打扰。

“我猜你不是跳舞，而是拐人吧。可茵茵不是黑奴。”柠柠妩媚地笑着，她真是个聪明女人。

“我也不是殖民地的庄园主呵。谁拐谁还不知道呢！”路迪笑着，边说边拉着我旋入了舞池。

他舞姿端庄，从容不迫，跟着他旋转真是轻盈自如，飘飘欲仙。我快乐极了。

一曲终了的时候，他附在我耳朵边低声说：

“半个小时以后，我在大门口等你，我想充当一回侍从……”

没容我回答，便有人从他手里把我接过去。

“你欠我一支吉特巴呢。”那人说。

我漫不经心地和着旋律摇摆，越过那人的肩膀，我看见路迪那双深邃、神秘的眼睛。

第 二 章

“没准你还真是个人贩子呢。”当我溜出客厅，来到大门口时，路迪的摩托已经突突地响了起来。

“像你这样的精灵鬼，只能卖给上帝了。”路迪回答。

片刻我和他四目相对，他戴着摩托头盔，神采奕奕的，黑眼睛在头盔下闪烁。我略一迟疑，跨下了后座。

夜大街霓虹闪闪，酒吧、舞厅、夜总会、咖啡屋串缀成都市迷人的夜色，清风拂面，夹杂着幽秘的香气。夜色真好，骑在摩托上，由着一个神秘而诱人的男子驰骋，真好。

“我们到那家晴雨斋茶室去吧？”路迪指着不远处一家茶室说。我知道这个茶室，那里的茶具是地道的宜兴紫砂，而且红木小几，别具情调。据说英国女王来沪访问时也光临过这个茶室。

我很难拒绝他的邀请，还有女王的诱惑。

在茶室里，路迪设法弄到了一张角落的桌子。我们相对而坐，待茶上来后，他很内行地小茶盅里斟了茶，然后他看我良久，坦然的，饶有兴趣的。

“柠柠是不是把我说得很可怕？”他呷着茶，目光从杯沿处望过来，神秘莫测。

“恰恰相反，她像推销商品一样着力地恭维你，激起我的好奇。”我直言相告。在一个年长的男人面前，故作深沉，那便是大错特错了。

“你很坦率，而且你没有那种通常女孩子都有的愚蠢的天真，这很难。”他依旧那样神秘莫测地看我。他知道我天真过、也学着深沉过吗？直至有一天我腻烦了，我忽然变得本色，变得我行我素，他知道吗？

依旧觉得他似曾相识。

“说说你的好奇吧。”路迪鼓励我。

“我对你孤身漫游大西北的轶事感到好奇，你是个孤独的人？”

柠柠告诉我路迪的大西北之行时，我就直觉地认定，他并非仅仅是旅行，或许孤独才是他最隐秘的心愿。

“你是个不寻常的女孩，”路迪目光炯炯地看着我，斟茶，呷茶，他说：“因为一个很特别的原因，或者是绝望，我漫无目的往荒无人烟的地方跑，单身一个人，新疆的喀什、叶城、和田，在沙漠废弃的古城残垣里，随处可见土陶片、古钱币、古阿拉伯人的石质饰物，坐在清澈见底的无名湖边，看高山环抱，白雪和阳光辉映，还有燃烧的湖泊，于是，心变得宁静和有所期待，生命的痛苦不再是沉重和难以忍受了……”

“你有难言之隐？你的骄傲和冷漠是你为人处世的武器？”我剖析他，那么有把握。

“说说你的故事吧，茵茵，说你年轻洁白的履历。”路迪绕开了话题。

我差点笑出声来，我问他：“你读过卡耐基的书吗？”

“没读过。你不觉得这是写给中学生看的？”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我没有被吓退，我继续谈我的卡耐基，“他教你怎样发问，尤其是跟一个女孩子，你最好先从她使用的化妆品、服装这一类开始，然后你会知道一切。”

“说的一点儿也不错，我确实想知道一切……现在看来，我是简化了程序。”路迪摇摇头，宽容地笑着。这一刹那，我觉得他富于男子汉的气质。

“本人是中华电器总公司公关部的英语翻译，祖籍无锡，出生于1970年，家父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驻外机构工作，有‘克格勃’的嫌疑，家母是个社会活动家，在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任秘书长，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身份不明的哥哥，说他身份不明是因为他并非我母亲所生，他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最年轻的教授……”我一股脑儿地胡嚼着，这些话有百分之九十九的真实性。

“你在背履历表吗？”路迪滑稽地看着我问。

我哈哈大笑。我发觉我和他已经没有一点儿拘束和隔阂了。

“程丽娜总是警告我说，别对那些陌生人一拍即合，视如知己，可我今天……你瞧，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我摊开两手无奈地说。路迪先哈哈大笑，继而又问：

“程丽娜是谁？”

“我母亲。从我会说话起，她就允许我直呼她的姓名。她说这样，我会永远视她如朋友、知己的。我的男朋友多得让她目不暇接，她吓坏啦，所以她老是警告我……先前她可是个好母亲，她放纵了我。”我大大咧咧地说着，对于每一个献殷勤的男孩，我都毫不隐讳地告诉他们我有一个团队，让他们望而却步。